

◀ (上接6版)

118)”，父亲听完后评价说：音乐才是你的天赋所在。他没有说错，音乐成为了我毕生的事业。他也喜欢诗歌，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。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写诗，他最喜欢十四行诗，他喜欢那种严谨的格式和带来的正式感。在我2011年生日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希望他为我写一首十四行诗作为生日礼物。他愉快地答应了，并且马上就动笔。写完后他告诉我，他不仅仅写了一首十四行诗，而是每天一首十四行诗。我想，他的灵感绝大多数还是来自他最热爱的中国，包括他和他的中国朋友们的友谊，他们对于中国绘画和园林的共同热情，以及他们之间激烈的争论。

对他而言，中国是最重要的前线，是他生命力的源泉

文汇报：我们注意到您上一次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时，回忆起您父亲几次去中国的时候，会写信给家人和朋友。其中谈到，您在他过世后收到了他当时写的一批信件？

莎拉：1973年，父亲跟随考古学家代表团第一次去中国，那时我才13岁，对他做的事情毫无概念。当时他在中国，会给我的母亲和我们都写非常长的信，他也会给他的学生写信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发现可能给所有的人一起写信更容易一些，所以最后这些信件完全没有任何给我写的私密信息，都是一些新闻，或是他在艺术史方面的所见所想。当时的我不看这些信件，我希望他可以为我专门写一些东西。在他从中国回到美国后，我为他演奏了一首门德尔松的曲子，可是在我弹奏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跟我的朋友聊天。演奏完毕，他就简单地说：“这个弹得还不错，你还在练别的曲子吗？”其实很多情况下，我们都是父母过世之后才慢慢地去了解他们，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。直到他过世以后，那些我当时拒绝看的信件才最终回到我们的手中。现在，重新翻阅这些信件，我才能够理解第一次抵达中国，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。特别是，我自己来到中国以后，从父亲的各位同事以及朋友那里听到和学习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，才明白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是有多么重要。

文汇报：能否谈谈这批信件的情况。关于中国艺术，他在

信中是如何谈论的？

莎拉：在这些信件中，父亲写下了自己亲眼看到的他所研究和喜爱的中国艺术，他的兴奋与激动之情跃然纸上。比如，他记录了自己第一次见到西湖的心情，其中有这样一段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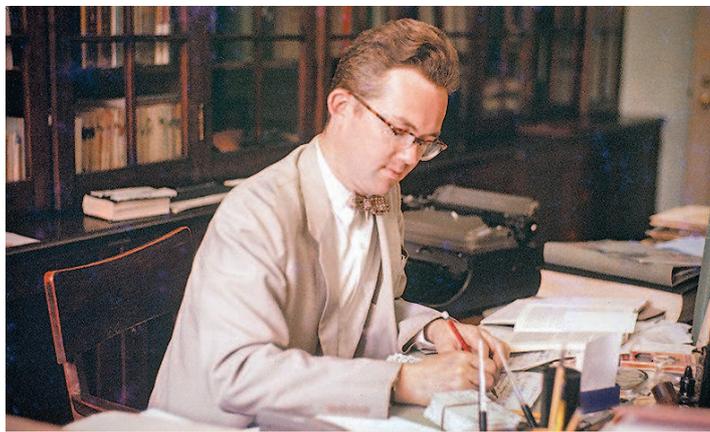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早上，我一早醒来外出散步，也第一次看到了西湖，马上明白了为什么这里被认为是中国最美的地方，以及为什么有成千上万首的诗和画作都是关于西湖的。它很浅，特别平静。湖边有树木、小山，还有非常著名的堤坝，这在白居易的诗里面提到过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苏东坡设计的。堤坝两边有很多柳树，可以说是绿树成荫；还有断桥，就像我在古画里看到的那样。上午，主办方又带我们在湖上泛舟。但当天天气不好，有点阴，但我们都乐观，鼓励自己说这才是真正南宋衰颓时期应该有的天气。我们来到一处被称为“三潭映月”的景观，上面有以莲花为基底的建筑。在小岛的南部，水中有些地方有三个石制灯笼，每个灯笼上都有五个孔。满月的晚上，人们会把蜡烛放在石头的灯笼里面，这样一共能看到17个月亮。这其实也是某个学术纠纷的来源：之前一次学术讨论会上，我写过一篇文章，提到如果看陈宽的绘画，从诗意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出现多个月亮的倒影，但是从物理现实来看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当时我的一些研究生们跟我说，在西湖确实能看到多个月亮的倒影。很高兴来到

“三潭映月”，它真正澄清了我心中的疑惑。

除此之外，父亲也写过关于参观故宫博物馆的文章，那里让他非常惊叹，他拍摄了许多杰作并写下了很多重要的发现；他还提到了自己在旅途中看到的有趣的陶瓷和雕塑。他也写过许多记录自己与中国学者和艺术史学家会面的文章，其中有一篇是关于他长期钦佩的画家程十发先生。程先生还为父亲创作了一幅画，作画的过程被他用相机记录下来。不过，这批信件中更多的内容还是集中在“中国画”本身。在这些信件中，父亲详细地描述了那些他第一次亲眼所见、而原先只能通过照片欣赏的伟大作品。

文汇报：我们知道，止园是您父亲一直牵挂的一座中国园林，尽管目前原貌已不存。您的父亲和您谈起过止园吗？

莎拉：当然。他和我讲过，在他第一次见到张宏的《止园图册》时，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，他并没有认真地去看待，因为张宏的作品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画的主流审美，但后来，他非常欣赏张宏。他还告诉我，吴亮《止园集》的发现，以及同中国学者刘珊珊、黄晓合著《不朽的林泉》，终于佐证了这座园林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，这一切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，意味着他半个世纪研究生涯的高潮。



①
②

③
①年轻时的高居翰
②高居翰与吴冠中(左二)
③高居翰与王季迁(中)

文汇报：止园研究的推动亦是一段中美学界跨国合作的佳话。关于您父亲和中国艺术的特别关系、他和他的中国朋友的关系，您是否知道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？

莎拉：我对王季迁的印象非常深刻，他和我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他会经常来我家拜访，他们俩会滔滔不绝地谈论历史上有名的中国画和伟大的艺术家。父亲初识王季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他对王季迁予以了高度的赞美：“他的作品让我在20世纪50—60年代看到了一种新的令人振奋的风格，看似形状不定的用墨和颜色图案，实则精细、训练有素的笔法，让他笔下的景观栩栩如生。”我母亲也跟着王季迁和张大千学中国画，她告诉我当他们同我父亲谈话时，他们会让她一遍遍地画竹子和梅花。我父亲还经常带他的中国朋友们到他最喜欢的地方——雷斯岬(Point Reyes)的海滩，因为那里挺拔的柏树和崎岖的山丘总是会让他想到古老的中国画。

我父亲一开始也特别抗拒电子邮件，他更喜欢传统写信的方式。但当他意识到电子邮件可以把他在世界各地所有的朋友联系起来，尤其是把他和中国的中国朋友联系起来，电子邮件对他而言就像生命线一样越来越重要。每次收到来自中国的信息，不管是来自教授、出版

商，或者是他在中国的学生，我父亲都会特别激动地告诉我。我觉得对他而言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线，如果他的工作能够在中国得到赏识，他获得的成就感将远远大于西方欧美的听众们给他的赏识。就在他去世之前3个月，他非常激动地得知知园的模型被打造出来，这为当时身体每况愈下的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

文汇报：最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，是您父亲在学术上的毫无保留。他慷慨地分享他多年搜集的珍贵材料；在生命的最后，他也一直在做免费视频讲座。您对他的这些工作了解多吗？他是否和您谈起过内心的蓝图？

莎拉：我父亲一直坚定地认为，他的工作应该被分享给所有人，他反对任何精英主义的做法。我想他的慷慨可能部分是源于他自己卑微却幸运的成长背景——出身并不富裕，但仍可以在公立学校买到大量的书籍，遇到如此多优秀的老师。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，如果有学生需要奖学金，他会用自己的钱来支付。因此，这种“慷慨”也延伸到他的视频讲座，他坚信观众不应该为此付出任何费用。父亲有着强烈的同情心，他认为社会应该对那些弱势和不幸的公民施以援手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。